

最具人文关怀的推理大师 犯罪浪漫主义代表作

麦格雷探案集

L'Ombre
chinois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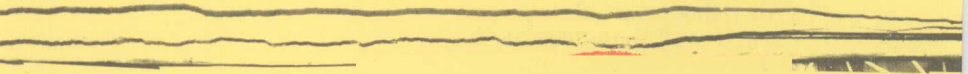
窗上人影

(法国) 乔治·西姆农 著

王振孙 译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人民出版社

L'Ombre chinoise ! 窗上人影



(法国) 乔治·西姆农 著

王振孙 译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 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窗上人影 / (比) 西姆农(Simenon, G.) 著; 王振孙译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06.12

(麦格雷探案集)

ISBN 978-7-5447-0163-1

I. 窗... II. ①西... ②王... III. 侦探小说-比利时-现代
IV. I56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112978号

L'Ombre chinoise by Georges Simenon

Copyright © Georges Simenon Limited, a Chorion company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eorges Simenon Limited, a Chorion company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6 by Yilin Press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登记号 图字:10-2006-56 号

书 名	窗上人影
作 者	[比利时] 乔治·西姆农
译 者	王振孙
责任编辑	韩沪麟
原文出版	Georges Simenon Limited, 1936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(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电子信箱	yilin@yilin.com
网 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集团网址	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://www.ppm.cn
印 刷	丹阳教育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4.875
插 页	2
字 数	91 千
版 次	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0163-1
定 价	13.0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富有人情味的侦探小说(代译序)

吴岳添

法国人读到的第一部侦探小说,是美国作家爱伦·坡的《莫格街凶杀案》。1846年6月11日,它被一个匿名者改写后刊登在《日报》上,引起了读者的兴趣,法国的侦探小说于是应运而生。在爱伦·坡的影响下,埃米尔·加波里奥(1835—1873)写作了一系列侦探小说,例如《巴黎的奴隶》(1868)和《脖子上的绞索》(1873)等,比柯南道尔创作的福尔摩斯探案要早得多,因此被誉为法国侦探小说之父。不过侦探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,是在20世纪才真正发展起来的。从



1905 年到 1939 年,莫里斯·勒布朗(1864—1941)创作了二十二卷关于亚森·罗平探案的故事,侠盗亚森·罗平因而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侦探。而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则是乔治·西姆农,他不仅作品最多、影响最大,而且真正使法国的侦探小说走向了世界。

乔治·西姆农(1903.2.13—1989.9.4)生于比利时的列日,父亲是保险公司的职员。他从小就立志创作,十六岁就成为《列日日报》的记者,报道该城的社会新闻,写些幽默的短评。他十八岁时发表的第一部小说,就是以乔治·西姆农为笔名的《在拱桥上,列日故事》。他于 1922 年来到巴黎定居,开始写作以色情、暴力和犯罪为题材的连载小说,从 1923 年到 1933 年的十年间,共发表了将近两百部小说、一千多个故事和大量文章。他靠稿费摆脱了贫困,还买了一艘汽艇在欧洲漫游。他酷爱体育,喜欢骑马、骑自行车和拳击,乐于到世界各地去冒险。

1929 年,西姆农创作了小说《拉脱维亚人彼得》,写麦格雷探长潜入乞丐群中,去追寻一个经验丰富的流浪汉的故事。由于他当时正在荷兰,就把麦格雷的出生地安排在荷兰的戴尔菲西村。1931 年,他首次用真名发表了这部小说,同年发表的《黄狗》(1931)和《十字街头之夜》(1931),也都是以麦格雷为主人公的。他笔下的麦格雷是个头戴圆顶礼帽、抽着烟斗的胖子,外表似乎有点迟钝,其实是个冷静沉着的侦探,不但具有非凡的洞察力,而且富有人情味,因此,他开始登台,便给读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。当时的警察局长克萨维埃·吉夏尔喜欢西姆农的小说,给了他许多侦探技术



方面的指导,还让他和警察们一起破案,参与逮捕和审讯,从而使他的小说写得愈来愈真实,愈来愈生动。

从 1945 年到 1955 年,西姆农在美国和加拿大生活后回到法国,从 1959 年起定居于瑞士洛桑。他每年都要出版三四部关于麦格雷的小说,例如《麦格雷的烟斗》(1947)、《麦格雷和无头尸》(1965)等。1968 年,他在《麦格雷及其死亡》里结束了这位探长的侦探生涯,并在出版最后一部小说《麦格雷和夏尔先生》(1972)之后宣布停止创作。这时,他创作的关于麦格雷的小说共有七十二部之多,已经被译成许多种文字,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在各国上演,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,戴尔菲西村甚至因此在 1966 年为这个虚构的探长竖立了一座雕像。

除了麦格雷探案的系列小说之外,从《阿尔萨斯驿站》(1931)到《无辜者》(1972),四十年间,西姆农也写过多达一百一十部犯罪心理小说,其中最著名的有《看火车驶过的男人》(1938)、《屋子里的陌生人》(1940)、《曼哈顿的三个房间》(1946)、《致法官的信》(1947)、《白雪污痕》(1948)等,这些作品虽然不是侦探小说,但也同样扣人心弦、引人入胜。

西姆农的探案小说着重描写的不是十恶不赦的江洋大盗,也不是案情的恐怖或侦探的过程,而是处于危机境遇里的平民百姓,研究他们的犯罪心理和造成罪行的社会环境,他们通常是在社会的压力下被迫走上犯罪道路的;其实,每个人在特定的环境里都有可能犯下这类罪行。正因如此,麦格雷探长探案过程,不仅是为了发现凶手及其使用的手段,更是要感受导致犯罪的心理危机。因此,他经常有意无意地



让凶手跑掉,正是出于对他们命运的同情和怜悯。

为了惟妙惟肖地刻画人物,西姆农出入巴黎上流社会的各种场合,更经常到小酒吧去听顾客们闲谈。他只写自己熟悉的人物,以及他所了解的穷人和流浪汉的生活。他力图通过复杂曲折的案情去探索人性,显示出普通人的良知,这样不仅在艺术上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,而且对社会现实具有较强的批判意义,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小说风格。

西姆农于1952年当选为比利时皇家学院院士,他认为自己永远是比利时人,所以没有加入美国或法国国籍。他一生用过十七个笔名,写过三百多部作品,深受各国读者的欢迎。纪德早在1939年就说过:“我把西姆农视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:也许是当今的法国文学中我们确实拥有的最伟大的小说家。”如今,他的小说精选集已经被伽里玛出版社收入了《七星丛书》,标志着他已经当之无愧地跻身于法国经典作家之列。

这套丛书(第一辑)收入了西姆农的八部小说,除了上面提到的《黄狗》和《十字街头之夜》之外,还有《她是谁杀的》、《麦格雷与夏尔先生》、《酒吧悲情录》、《天命号马夫》、《人头重案》和《窗上人影》等,都是他在各个时期的代表作,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创作风格。

西姆农笔下的麦格雷,不仅是擅长推理破案的福尔摩斯,也有别于侠盗亚森·罗平,他首先要做的是个医生、一个律师、一个忏悔师,他要拯救的是人的灵魂。正因为如此,西姆农的作品才会在世界侦探小说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



目录

- I 窗上人影 /1
- II 一个慷慨的男人 /9
- III 毕卡尔旅馆里的一对 /23
- IV 三层楼上的窗 /39
- V 女疯子 /57
- VI 四十度的高烧 /72
- VII 三个女人 /87
- VIII 照看病人的人 /99
- IX 拿津贴的人 /113
- X 身份证 /125
- XI 墙上的图画 /140





窗上人影

I 窗上人影

晚上十点钟。孚日广场上渺无人迹，广场中心小公园的栅栏也关上了。柏油马路上偶尔扫过几道车灯的亮光，喷水池不停地在吟唱，树木凋零，枝枯叶败，一幢幢房子的外形相似的屋顶耸立在天际，轮廓单调乏味。

广场中间有一条美丽的连拱廊，这时候很少有什么亮光。只有三四家店铺。麦格雷探长看到在一个堆满花圈的店铺里，有一家人在就餐。

他想看看门牌号码；可是他刚一经过那个卖花圈的铺子，就看见有一个小个子女人从阴影里钻了出来。

“我刚才打的电话是您接的吗？”

她大概在这儿守候多时了。虽然十一月份的天气已经



寒风刺骨,但她只套着围裙没有穿大衣。她的鼻子红红的,眼神慌乱不安。

在不到一百米远的贝阿恩大街拐角上,有一个穿制服的警察在站岗。

“您没有向他报告吗?”麦格雷咕哝着说。

“没有!因为圣马克太太就要生孩子了……看,那是医生的汽车,是把他紧急请来的……”

人行道旁边有三辆汽车,前灯亮着,车后是红色的尾灯。乳白色的天空中飘过一片片乌云,显得灰蒙蒙的,似乎在酝酿着一场初雪。

女门房走进大楼的拱顶,拱顶下亮着一个沾满尘垢的二十五瓦电灯泡。

“我这就来告诉您……这儿是院子……要去这幢房子的任何部分都要经过这个院子,除非是去那两个门面朝外的铺子……这是我住的门房,在左面……请别见怪……我来不及让孩子们上床……”

在乱七八糟的厨房里,有两个孩子,一男一女,女门房没有走进自己的房间,她指指大院深处一座长长的、很协调的大楼说:

“就是那儿……您就会知道的……”

麦格雷好奇地瞅着这个古怪的小个子妇女,她颤抖的双手说明她心中很激动。

“有人打电话来找探长!”刚才在奥尔费弗尔滨河街的司法警察局里有人对他说。



他听到的是一个压低了的声。他一连讲了三四次：

“请讲得响一些！……我听不见……”

“我不能讲得响……我是在香烟店里跟您打电话的……是这么回事……”

讲话是断断续续的。

“最好请马上到孚日广场六十一号来……是的……我相信这是一起凶杀案……不过现在还没有人知道……”

这时女门房指着二层楼的大窗子。窗帘后面有些人影在来回移动。

“就在那儿……”

“凶杀案吗？”

“不！圣马克太太在那儿生孩子……她是头产……她身体不太结实……您懂吗……”

院子里比孚日广场上还要阴暗，只有一盏固定在墙上的照明灯。

可以想像，在一扇玻璃门后面有一座楼梯；有几扇亮着灯的窗子。

“可是凶杀案呢？”

“是这么回事！六点钟的时候，库歇家里的雇员都走了……”

“等等。‘库歇家里的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院子尽头的房子……有一个制造血清的实验室……您大概知道……里维埃尔大夫的血清……”

“是那扇亮着灯的窗子吗？”



“等等……今天是三十号……所以，库歇先生在那儿……他习惯上总是在办公室下班以后单独留在那儿……我从玻璃窗外看到他坐在他的扶手椅里……您瞧……”

一扇镶着毛玻璃的窗子。一个奇怪的影子，很像是一个扑倒在办公桌上的男人。

“是他吗？”

“是的……八点钟光景，在我去倒垃圾的时候，我看了一眼……他在写字……他手里拿的是钢笔还是铅笔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……”

“凶杀案发生在什么时候……”

“等等！我上楼去问圣马克太太的情况……下来时我又瞧了一眼……我看到的就是现在这个模样，我还以为他是睡着了呢……”

麦格雷开始不耐烦了。

“后来，过了一刻钟以后……”

“知道了！他始终一动不动！快讲下去吧……”

“就是这么一回事……我想去看看是怎么回事……我敲了敲办公室的门……没有人回答，我走了进去……他已经死了……到处都是血……”

“为什么您没有报告贝阿恩大街上的警察分局，离这儿只有几步路……”

“那么他们就会穿着制服冲到这里，把整幢房子搅得天翻地覆……我已经对您说过了，圣马克太太……”

麦格雷双手插在口袋里，嘴里衔着烟斗。他望着二楼的窗子，感到那个时刻已经来到了，因为窗子里的人越来越骚



动不安。可以听到有一扇门打开了，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。一个高高的身影来到院子里，女门房碰碰探长的胳膊，带着崇敬的声调低声说道：

“他就是圣马克先生……从前做过大使……”

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脸，他停停走走，走走停停，不断地注视着他自己房间的那几扇窗子。

“他大概是被赶出来的……刚才也是……请过来些……好啊！那些人还在开留声机……正好在圣马克家的楼上！”

三层楼有一扇小窗，灯光较暗。那扇窗关着，可以听到，更可以说可以猜想得到，留声机的乐声就是从那儿传出来的。

女门房有些神经质，她眼睛红红的，手指颤抖，神情呆板地向院子深处走去，指指一个小台阶和一扇微微打开的门。

“您去看吧，在左边……我不想再进去了……”

一个普通的办公室。家具擦得很亮。墙上糊着单色的墙纸。

一个四十五岁的男人，坐在一张扶手椅上，脑袋搁在他面前的散乱的纸堆中，他胸部中了一颗子弹。

麦格雷侧耳静听：女门房在门外等着，圣马克先生不停地在院子里踱步。广场上不时地有一辆公共汽车驰过，它带来的嘈杂声使随之而来的寂静更加深沉。

探长什么也没有碰。可是他已经可以肯定，办公室里没



有凶器；他小口地抽着烟斗，向四周打量了三四分钟，便神情执拗地退出来了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女门房一直呆在门外，她低声问道。

“他死了，就这样！”

“刚才上面有人叫圣马克先生……”

上面那个套房里声音很嘈杂。门开关的声音。有一个人
在急步跑动。

“她身体太虚弱了！”

“喂！”麦格雷搔搔自己的脖子嘟哝着说，“你总不是为了这件事要我来的吧。谁可能走进这个办公室，您有什么想法吗？”

“我……为什么问我？”

“对不起！从您的门房里，您应该看到房客们进进出出。”

“我本来是应该看到的！如果房东可以给我一个更合适一些的房间，灯光别这么暗就好了……我只不过可以听到一些脚步声，晚上可以看到一些人影子……有些脚步声我听得出来是谁的……”

“六点钟以后您没有注意到有任何异常的情况吗？”

“没有注意到！几乎所有的房客都来倒过垃圾……在那个门房的左边……您看到那三个垃圾桶吗？七点钟以前是不准倒垃圾的……”

“没有人从拱门进来过吗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呢？看得出您对这个大楼的情况不了



解……有二十八个房客……还不算库歇公司的，他们那儿的人来往不断……”

门廊里响起了脚步声。一个戴着一顶圆帽子的男人走进院子，往左边一拐，走到垃圾桶旁边，拿起了一只空的垃圾筐。尽管灯光暗淡，他大概还是发现了麦格雷和女门房，因为他停了一会儿，随后问道：

“没有我的东西吗？”

“没有，马丁先生……”

“他是登记局的公务员，马丁先生，他和他的妻子住在三层楼上。”

“他的垃圾筐怎么正巧在这儿？”

“所有的房客都是这样倒垃圾的……他们在外出的时候把垃圾筐带下来，回来的时候带回家去……您听到了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好像有婴儿啼哭的声音……如果上面那两个人把她们那倒霉的留声机关掉就好了……请注意，她们很清楚，圣马克太太在生孩子……”

她快步向楼梯冲去，楼梯上有一个人正在走下来。

“怎么样，大夫……是男孩吗……”

“一个姑娘。”

医生走出去了。可以听到他在发动他的汽车。

大楼恢复了它的日常生活。院子里黑糊糊的。拱门上亮着那个可怜巴巴的小灯泡。窗户里亮着灯光，一阵阵模糊不清的留声机放出的音乐声。



死者独个儿在他的办公室里，脑袋搁在散乱的信件之中。

突然三层楼上发出一声尖叫，就像是一声绝望的呼唤。可是女门房仿佛无动于衷，她一面推开自己房间的门一面叹气说：

“唉，又是那个疯子……”

突然她也叫了起来，因为有一个盘子被她一个孩子打碎了。在灯光下，麦格雷看到了女门房消瘦疲惫的脸庞，从她的形态很难估计出她有多大年纪。

“什么时候开始调查，所有那些手续什么时候开始进行？”她问道。

对面的香烟店还开着，几分钟以后，麦格雷走进了香烟店的电话间，他轻声地在电话里说道：

“是的……检察院……六十一号……就在杜莱纳大街拐角附近……叫人通知司法鉴定处……喂……是的，我留在现场。”

他在人行道上走了几步，机械地走进了拱门，最后站在院子中间；他脸色阴沉，耸起肩膀，因为他感到很冷。

各个窗户里的灯光开始逐个熄灭了。毛玻璃窗上死者的影子始终呈现在那儿。

一辆出租汽车在门口停下，不是检察院来的人。一个年轻女子快步穿过院子，在身后留下一股香味；她推开了办公室的门。





一个慷慨的男人

II 一个慷慨的男人

——连串意外造成了一场可笑的误会。这个少妇一看到尸体便猛然转身，发现了站在门框里的麦格雷高大的身影。她不由自主地把两个形象联系起来了：一方面是死人，另一方面是杀手。

她顿时瞪大眼睛，缩拢身子，手提包掉落在地，张开嘴巴呼救。

麦格雷来不及细说，他伸出胳膊抓住她，并用手捂住她的嘴。

“嘘……您搞错了……我是警察局的……”

这个女人有点儿神经质，她一时还弄不清这几句话的意思，她拼命挣扎，想咬麦格雷，还用脚后跟踢他。

